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禮記集說卷七十二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龔驂文

給事中臣温常綬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何思鈞

校對官學正臣湯垣

謄録舉人臣姚秉哲

禮記集說卷七十二

宋 衛湜 撰

牛夜鳴則庮羊泠毛而毳羶狗赤股而躁臊鳥皫色而沙鳴鬱豕望視而交睫腥馬黑脊而般臂漏雛尾不盈握弗食舒鴈翠鵠鴞胖舒鳧翠雞肝鴈腎鴇奧鹿胃

鄭氏曰亦皆為不利人也庮惡臭也春秋傳曰一薫一庮泠毛毳毛別聚旃不解者也赤股股裡無毛也皫色毛變色也沙猶嘶也鬱腐臭也望視遠視也腥

當為星聲之誤也星肉中如米者般臂前脛般般然也漏當為螻如螻蛄臭也舒鴈鵝也翠尾肉也鵲鴞胖謂脅側薄肉也舒鳧鶩也鵠奥脾肶也鵠或為鵠也

孔氏曰此一節論腥臊羶臭及諸物不可食者從牛夜鳴至般臂漏皆與周禮内饔職文同牛好夜鳴則其肉庮臭泠謂毛本稀泠毳謂毛頭毳結羊若如此其肉羶氣臊謂臊惡躁謂舉動急躁狗若如此其肉

㬵惡𪑾色其色無潤澤沙鳴謂鳴而聲嘶鳥若如此其肉臭腐腥謂肉結如星望視謂豕視望揚交睫謂目睫毛交豕若如此其肉似星也黑謂馬脊黑般謂色斑斑然馬若如此其肉如螻蛄臭也雛謂小鳥尾盈一握然後堪食若其過小未盈握不堪食也自此以下因廣言不堪食之物鷸尾之肉不可食鵠鳥鴞鳥脅側薄肉不可食鶩鳥即是鴨其翠不可食雞肝鴈腎亦不可食鴇奥及鹿胃亦不可食奥謂脾肶為藏

之深奥處凡此皆為不利人也李廵云野曰鴈家曰鵝野曰鳧家曰鶩

嚴陵方氏曰夜鳴謂非時而鳴赤股者赤之為色宣布著見股無毛則股著見矣故以赤言之躁則言其性之不静𪆵言如麃之美而色白沙鳴鳴之悲凉者土氣而温沙疏而凉故謂之沙豕俯首以食首俯則下視曰望視則首昂矣莊子所謂豚之亢鼻盖此類也睫目毛以長故交黒脊者言衆體皆異而脊獨黒

也般猶疾之有瘕在前脛故曰瘕臂握手一握也尾不盈握則形未成矣故弗食言此弗食則下陳者可知爾雅曰舒鴈鵞舒鳧鶩鴇鴈類鶩鳧類以為人所畜不善飛舒而不疾故謂之舒

山陰陸氏曰廇臭如朽木也朽鄉之反也鳴其聲也躁其性也毳其尾也望視而交睫腥言其精神黒脊而般臂漏言其形色羊泠毛而毳則羶狗赤股而躁則臊鳥皫色而沙鳴則鬱豕望視而交睫則腥馬黒

脊而般臂則漏不言則有不皆也且曰則者盡其辭也鬱周官作貍漏周官作螻盖凡物宜露而鬱之則臭宜覆而漏之則臭漏與鬱言所以臭也螻與貍言其臭如之雛小雞也許慎説文云雛鷄子也雞長尾者故不盈握弗食月令以雛嘗黍亦雞耳為物不同不可食者非一處也故翠言後胖言左右肝腎奥胃又言其肉

王氏昭禹曰天産之物所以養氣體之養者也所稟

之氣一有不和則資其味者疾癘或乘之而至於為害不少矣牛者服重致遠之物勞於晝而息於夜者牛當伏靜之時今而夜鳴則陽内受陰而陰陽不和故其臭庮庮者陰臭之惡也故曰牛夜鳴則庮羊泠毛而毳羶者毛緫結謂之泠毛長謂之毳凡毛皆屬於肺肺金也羊火畜火勝金今毛反緫結而長則火氣弱而金勝火矣其臭雖羶而不可食也疾走而無常謂之躁狗金畜也西方陰止以收而生金金於五

臟為肺而主皮毛赤股則金氣衰而皮毛受病矣躁則反於陰止以收而其性受病矣其病如此則腺腺而不可食也烏鷛色而沙鳴鬱盖物埋藏則鬱塞而不通周禮言貍則貍與鬱文異而義同也鷛色則其氣鬱而不達於毛羽沙鳴則其氣鬱而不達於聲音其肉氣亦鬱而不可食矣豕水畜也睫火事也火勝水而其病見於目則水火不相逮而陰陽不和此腥之不可食者也馬火畜也黑水色也馬脊黑則以水

勝火而在上其文又般旋至於臂則水盛而火氣不足則其臭如螻蛄而不可食每物而辨則膳羞之用無陰陽偏勝之氣而氣體之養賴之而安矣

肉腥細者為膾大者為軒或曰麋鹿魚為菹麕為辟鷄野豕為軒兔為宛脾切蔥若薤實諸醯以柔之

鄭氏曰為膾為軒言大切細切異名也膾者必先軒之所謂聶而切之此軒辟雞宛脾皆菹類也釀菜而柔之以醯殺腥肉及其氣菹軒聶而不切辟鷄宛脾

聶而切之軒或為胖宛或作鬱

孔氏曰此一節明齏菹之異用肉不同作記之時無菹軒辟雞宛脾之制舊有此言承而用之故稱或曰凡大切若全物為菹細切者為齏其牲體大者菹之其牲體小者齏之用此麋鹿魚為菹及野豕為軒是菹也麕為辟雞兔為宛脾者是齏也故鄭註醢人云細切為齏全物若腜為菹少儀曰麋鹿為菹野豕為軒皆腜而不切麕為辟雞兔為宛脾皆腜而切之是

菹大而䪥小也少儀不云魚此云魚記者異聞也此魚與麋鹿相對是魚之大者故以為菹其辟雞宛脾及軒之名其義未聞切葱若薤實諸醯以柔之者此亦少儀文或用葱或用薤故云切葱若薤肉與葱薤置諸醋中故云實諸醯物置醯中悉皆濡孰故云柔之

羹食自諸侯以下至於庶人無等大夫無秩膳大夫七十而有閣天子之閣左達五右達五公侯伯於房中五

大夫於閣三士於坫一

鄭氏曰羮食食之主也庶羞乃異耳秩常也無秩膳謂五十始命未甚老也七十有閣有秩膳也閣以板為之庋食物也達夾室大夫言於閣與天子同處天子二五倍諸侯也五者三牲之肉及魚腊也

孔氏曰此一節論天子諸侯及大夫士等尊卑膳食之等差食謂飯也言羮之與飯助以雜物醯醬是食之主故諸侯以下無等差也此謂每日常食若非依

常禮食之外或別有牛羊豕之肉隨時得為羮也其黍稷稻粱依禮正食之外別有稼穡收穫皆得為飯故云羮食無等差公食大夫禮下大夫十六豆上大夫二十豆又周禮掌客云上公食四十侯伯食三十二子男食二十四鄭註云食謂庶羞美可食者此庶羞乃異也宮室之制中央為正室正室左右為房房外有序序外有夾室天子尊庖厨遠故左夾室五閣右夾室五閣諸侯卑庖厨宜稍近故降於天子唯在

一房之中而五閣也大夫既卑無嫌故亦於夾室而閣三也三者豕魚腊也士卑不得作閣但於室中為土坫庋食物也天子腊用六牲今云五閣是不一牲為一閣魚腊是常食之物是故知三牲及魚腊也

嚴陵方氏曰食為主羮為配人所日用者也惟稱有無隨其所宜不制豐殺而預為之等焉雖然此特自諸侯以下而已若夫四海之奉一人之尊又安得無等乎周官膳夫王日一舉鼎十有二物皆有俎則固

有等矣此所以言諸侯以下也前言士不貳羹胾則士羹亦有等矣葢彼主燕食此主常食言之也燕食以禮為主故不可無等常食以養為主故不可不隨宜焉大夫無秩膳與酒正秩酒之秩同夾室以自是而達於外故謂之達必於夾室者遠庖厨之義也自諸侯而下則有遠近之殊多少之別者尊者詳卑者略尊者隆卑者殺故也天子諸侯於達房則必有常所大夫無常所士但於坫而已夫坫猶爵坫之坫閣

則有門以幾其出入此又大夫之别

山隂陸氏曰一羮一食雖不為等可也夫禮曲而不苟盖如此若前所云者皆燕饗等禮秩膳孟子所謂廪人繼粟庖人繼肉不以君命將之是也若大夫賜則有之不得為常秩膳有閣則臺餽有常度之以湏此亟問亟餽鼎肉子思之所以不恱也堂上為達公侯伯於房中下天子也左達左夾室前堂右達右夾室前堂大夫言於閣三則蒙上房中可知士言於坫

一則凡閣用坫亦可知據唯上大夫有閣而此云士於坫一則士雖有閣不足言也

凡養老有虞氏以燕禮夏后氏以饗禮殷人以食禮周人脩而兼用之凡五十養於鄉六十養於國七十養於學達於諸侯八十拜君命一坐再至瞽亦如之九十者使人受五十異粻六十宿肉七十貳膳八十常珍九十飲食不違寢膳飲從於遊可也六十歲制七十時制八十月制九十日脩唯絞紟衾冒死而后制五十始衰六

十非肉不飽七十非帛不煖八十非人不煖九十雖得
人不煖矣五十杖於家六十杖於鄉七十杖於國八十
杖於朝九十者天子欲有問焉則就其室以珍從七十
不俟朝八十月告存九十日有秩五十不從力政六十
不與服戎七十不與賔客之事八十齊喪之事弗及也
五十而爵六十不親學七十致政凡自七十以上唯衰
麻為喪凡三王養老皆引年八十者一子不從政九十
者其家不從政瞽亦如之凡父母在子雖老不坐有虞

氏養國老於上庠養庶老於下庠夏后氏養國老於東
序養庶老於西序殷人養國老於右學養庶老於左學
周人養國老於東膠養庶老於虞庠虞庠在國之西郊
有虞氏皇而祭深衣而養老夏后氏收而祭燕衣而養
老殷人冔而祭縞衣而養老周人冕而祭玄衣而養老
鄭氏曰記王制有此
孔氏曰此一節皆王制文記者重録之後人因而不
去慎疑不敢删易也

山陰陸氏曰王制主國故先言養國老於上庠後言凡三王養老皆引年八十者一子不從政内則主家故先言三王養老皆引年八十者一子不從政後言養國老於上庠主家以言故無所謂少而無父者謂之孤一節主國以言故無所謂曾子曰孝子之養老也樂其心不違其志一節主家也故言不從政狹主國也故言不從政廣所謂家事有以異於國乎無也故内則終之以凡養老五帝憲三王有乞言五帝憲

養氣體而不乞言有善則記之為惇史三王亦憲既養老而后乞言亦微其禮皆有惇史一節所謂國事者有以異於家乎無也故王制終之以父之齒隨行兄之齒鴈行朋友不相踰輕任并重任分斑白者不提挈君子耆老不徒行庶人耆老不徒食大夫祭器不假祭器未成不造燕器一節

慶源輔氏曰脩與脩道之謂教之脩同周人總三代之禮而兼取其善者以制一王養老之禮也

曽子曰孝子之養老也樂其心不違其志樂其耳目安其寢處以其飲食忠養之孝子之身終終身也者非終父母之身終其身也是故父母之所愛亦愛之父母之所敬亦敬之至於犬馬盡然而況於人乎

鄭氏曰犬馬盡然賤喻貴也

孔氏曰此一節因上陳養老之事遂陳孝子事親之禮作記之人既云孝子之身終恐人不觧故觧云非終竟父母之身終其孝子之身也言父母雖没終竟

已身而行孝道與親在無異父母所愛敬犬馬之屬盡須愛敬而況於父母所愛敬之人乎

長樂劉氏曰仲尼之門以孝開者曾子而已參之為道也與夫虞舜易地皆然非其行難也人人皆可以行之所以不逮於曾子者曾子常久而不息也孝子之養老者婦之養舅姑孫之養祖父母猶子之養其父母也故皆曰老焉樂其心者謂左右侍養也晨昏定省也出入從遊也起居奉侍也必常賾討其心之

所好者何在所惡者何如然後順而篤其所好者而
卻其所惡者果非悖於大義則蔑不可從所以安固
老者之行以適其氣則心樂矣不違於其志者謂老
者平生之志所欲為者以道德仁義立身揚名取大
榮顯於天下者建大令譽於鄉閭者崇大孝弟於宗
族者抗大志節於人倫者務既心以篤行之必著成
效則弗違其所志矣樂其耳目者謂必正身以範其
家力行以化其俗則善言常入於親耳善行常悦於

親目至於婢僕犬馬親之所愛者則敬而愛之必使異於其倫矧其親族子孫哉皆所以樂其耳目者也安其寢處者謂堂室庭除必完潔之也簟席氊褥衾枕帳幄必常脩治極其所宜而以時更易所以將其愛敬之心而盡其寧親之志則寢處安矣經云將坐則為長者奉席請席何鄉請衽何趾盡其敬以安之之謂也以其飲食忠養之者謂飲也酒也飯也膳也食也如經所陳則其飲食足以盡其忠敬之誠而老

者不失其所養矣凡是五事兼於其身常久而不息

曾子由之以終其身者具此五美則可知終其身無

愧於天地鬼神矣無愧於天地鬼神則其親有不安

之者乎則其子孫有不範之者乎故曾子之孝也天

下後世範之者也是故父母之所愛亦愛之父母之

所敬亦敬之至於犬馬盡然而况於人乎經所謂没

身敬之不衰曾子行之已又言之以為教天下後世

老者享其安且樂者莫非曾子之賜也詩云孝子不

置永錫爾類其謂是歟

嚴陵方氏曰心存乎無所事之時孝子則樂而不詒其憂志見於有所欲之際孝子則不違以順其命曰養老何也蓋老則近於親而已近於親者養之且若是又况於其親不如是不足以為孝子怡聲而問所以樂其耳也柔色以温所以樂其目也定於昏所以安其寢也省於晨所以安其處也以其飲食忠養之者蓋養親之道雖非即飲食以能盡亦非舍飲食以

能為君子何以處之亦曰忠養之而已夫忠所以不欺其親也養之以物止足以養其口體養之以忠則足以養其志矣昔曾子養曾晳曾元養曾子其有酒肉也未始不同及其問有餘曾子則曰有曾元則曰亡故孟子以曾子為能養志以曾元為養口體者然是禮也豈特終父母之身而行之乎又且終其身而不敢怠焉經不云乎事死如事生又曰生則敬養死則敬享思終身弗辱也是以於其齊也則思其居處

思其笑語思其所樂思其所嗜此非樂其心不違其志樂其耳目安其寢處者乎於其終也則朝事之籩豆以象朝事之所進饋食之籩豆以象食時之所進加籩加豆以象饋之有加羞籩羞豆以象食之有羞既致其養又致其盛既致其厭且致其敬又致其難且美者又服其服而自致焉此非以其飲食忠養之乎豈非終孝子之身乎

山陰陸氏曰養老如此為其近於親也言忠養之嫌

或偽止言其近親者猶如此不言親所愛敬猶如此

建安真氏曰孝子愛敬之心無所不至故父母之所愛敬者雖犬馬之賤亦愛敬之况人乎哉姑舉其近者言之若兄若弟吾父母之所愛也吾其可以不之愛乎若薄之是薄吾父母也若親若賢吾父母之所敬也吾其可以不之敬乎若慢之是慢吾父母也推類而長莫不皆然若晉武惑馮紞之讒不思太后之言而踈齊王攸唐高宗溺武氏之寵不念太宗顧託

之命而殺長孫無忌皆禮經之罪人也

凡養老五帝憲三王有乞言五帝憲養氣體而不乞言有善則記之為惇史三王亦憲既養老而后乞言亦微其禮皆有惇史

鄭氏曰憲法也養之為法其德行有讀為又又從之求善言可施行也微其禮者依違言之求而不切也

孔氏曰此一節論五帝三王養老之禮五帝養老法其德行三王其德漸薄非但法其德行又從求乞善

言五帝憲養氣體而不乞言者覆說上五帝憲之法奉養老人就氣息身體恐其勞動故不乞言也老人有善德行則記録之使衆人法則為惇厚之史三王既法德行又從乞言依違求之而不逼切皆者皆三代也

長樂劉氏曰先儒以為憲其德行乃餘義耳若養老之大養則天子用子事父之禮養國老於東膠養庶老於虞庠所以使天下憲法天子敬老之義致孝養於

其親也故但盡禮盡敬以憲萬邦而不乞言也又何憲法其德而已哉

嚴陵方氏曰老有考之義考有成之義以其年之高而德有成知之深而言有考則帝王之禮或憲或乞不為過矣五帝養氣體而不乞言則乞言之禮至三王之世始有五帝而上則亡焉故特曰有也若執醬而饋執爵而酳或以燕禮或以饗禮或以食禮則所以養其氣也或肆之筵或授之几或杖於家或杖於

國或杖於朝則所以養其體也且五帝之憲也而老者未嘗無言要之以德為主耳故曰有善則記之三王乞言而老者未嘗無德要之以言為主耳故曰三王亦憲既養老而後乞言者養之盡然後言可得而乞也亦微其禮者微則緩而不迫隱而不切之謂盖老者之氣衰矣惟不欲以迫切之禮耗其氣故也且微諫不倦事親之禮也君子之於老者未始不以微焉以近於親故也皆有惇史者言帝王同有是史以

記其善也善善而惡惡記之而無所隱史之體也養老之史記善而不記惡則其心可謂厚矣故以惇名之

山陰陸氏曰凡養老一歲有三周官仲春羅氏獻鳩以養國老一也月令仲秋養衰老授几杖行糜粥飲食二也周官止言國老非遺庶老也以獻鳩非庶老之事也月令止言衰老非遺耆老也以授几杖行糜粥飲食非耆老之事也若夫季春天子視學於是大

合樂必遂養老月令云季春大合樂而文王世子曰凡大合樂必遂養老又曰適東序釋奠於先老遂設三老五更羣老之席位焉是也先儒謂春釋菜合舞秋頒學合聲皆養老非是案養老皆釋奠而合舞言舍菜爾且謂秋合聲春合舞非大合樂也言三王養老雖亦憲雖乞言亦微其禮然皆有惇史也是皆已迫

東萊呂氏曰年之貴乎天下久矣五帝三王皆尊德

尚齒然五帝三王養老之禮雖同憲與乞言不同蓋
道有升降風氣有厚薄所以如此五帝憲則是瞻儀
容視起居不曾有乞言之禮蓋當時風氣未開人情
淳厚朝夕與老者親炙其仁義之容道德之光自得
於觀感不言之際三王不及五帝所以有乞言之禮
比之觀瞻不言之中氣味稍薄五帝養老盡其誠敬
所謂洗爵奠斝從容養其氣體未嘗乞言有善記之
惇史蓋動容起居從容之間偶然發言也記如鄉黨

所記可見惇史之意古者之史名各不同載閫内之事謂之女史所載者后妃之德載朝廷之事謂之國史所載者天下之大綱記老者善言善行而法之謂之惇史惇盖惇厚之謂三王亦憲者於動容之間然既憲又欲請益咨問得老者一言書紳服膺終身佩服雖憲與乞言不同其問長者亦徼其禮此尊老之至如此不敢急迫須從容欵曲伺間乘暇開端發問看徼其禮一句是至誠盡禮在老者左右侯從容間

暇略發端問其所乞之言所法之行皆有惇史記之五帝之時何故不乞言當是時學者皆精微主一更無一毫外心但至誠專一見老者之言無非從容感發處所以不待乞言此氣味非後世所能及唯顔子孔子曰回也非助我者也於吾言無所不說終日不違如愚少有五帝不乞言之意唯五帝時人人皆然到得孔子出纔說予欲無言子貢便說小子何述焉其風氣稍薄以此知不乞言孔門中顔子一人而已

五帝時風俗淳厚其養氣體之時浹洽陶冶之功深非言語訓誥所能及三王雖不及五帝然徵其禮從容欵曲與後世問荅氣味又不同及忠厚惇篤之風衰前言往行繼絶學者所以澆漓今之學者當先思五帝三王浹洽陶冶之意又當思徵其禮從容欵曲不敢廹切之意又當思前言往行不絶則忠厚淳篤之風不衰唯能如此思雖在千百載之下五帝三王之氣象夫何逺之有

淳熬煎醢加于陸稻上沃之以膏曰淳熬淳毋煎醢加于黍食上沃之以膏曰淳毋

鄭氏曰淳沃也熬亦煎也沃煎成之以為名毋讀曰模模象也作此象淳熬

孔氏曰自此至為酏一節論養老須飲食如養親之事明八珍之饌并明羞豆糝餈之等淳熬者是八珍內一珍之膳名也淳謂沃之以膏熬則煎醢是也陸稻謂陸地之稻以陸地稻米為飯煎醢使熬加於飯

上恐其味薄更沃之以膏使味相湛漬曰淳熬毋是禁辭非膳羞之體故讀為模言法象淳熬而為之但用黍為異耳食飯也謂以黍米為飯也黍無在水之嫌故不言陸

山陰陸氏曰淳毋謂之毋禁辭也凡食稷黍為正稻粱為加稻而煎醢加焉沃以膏猶可黍也如此甚矣

炮取豚若將刲之刲之實棗於其腹中編萑以苴之塗之以謹塗炮之塗皆乾擘之濯手以摩之去其皽為稻

粉糔溲之以為酏以付豚煎諸膏膏必滅之鉅鑊湯以小鼎薌脯於其中使其湯毋滅鼎三日三夜毋絶火而后調之以醯醢

鄭氏曰炮者以塗燒之為名也將當為牂牂牝羊也封刳博異語也謹當為墐聲之誤也墐塗塗有穰草也皽謂皮肉之上魄莫也糔溲亦博異語也糔讀與滫瀡之滫同薌脯謂煮豚若羊於小鼎中使之香美也謂之脯者既去皽則解析其肉使薄如為脯然唯

豚全耳豚羊入鼎三日乃内醯醢可食也

孔氏曰為炮之法或取豚或取牂刲刳其腹實香棗於腹中萑是亂草也苴裹也編連亂草以裹匝豚牂裹之既畢塗之以謹塗謂穰草相和之塗也用之炮豚須相黏著以此墐塗而泥塗之擘之者謂擘去乾塗也手既擘泥不淨其肉又熱故濯手摩之去其皽膜也為稻粉糔溲之以為酏者付全豚之外煎之於膏若羊則解析肉以粥和之滅没也小鼎盛膏煎熬

豚牂膏必没此豚牂也鉅鑊湯者謂以大鑊盛湯以
小鼎之香脯入於大鑊湯中使鑊中之湯無得没此
小鼎若湯没鼎恐湯入鼎中令食壞也毋絶火者欲
令用火微熱勢不絶也鄭註封刲博異語者案易云
士刲羊又云刲木為舟與糔溲皆意同而語異也
山陰陸氏曰炮詩所謂毛炮是也若將封之將讀如
字若將封之猶如麛執之先儒謂獻麛有成禮如之
也為稻粉以下一節釋為稻粉之法

擣珍取牛羊麋鹿麕之肉必胑每物與牛若一捶反側之去其餌孰出之去其皽柔其肉

鄭氏曰胑脊側肉也捶擣之也餌筋腱也柔之為汁和也汁和亦醯醢與

孔氏曰脊側肉美今擣以為珍宜取美處經云去其餌又云去其皽皽為皮莫故餌為筋腱腱即筋之類

上炮豚炮牂調以醯醢下漬亦食之以醢若醢故知擣珍和亦用醯醢

山陰陸氏曰此言擣珍則上所謂淳熬等物非珍也周官珍用八物即此牛羊麋鹿麕豕狗狼是歟與牛若一異言牛大牲也牛言布羊以下言施亦以此餌讀如合以為餌煎之之餌言去其餌則當以物為餌孰之可知言孰則捶反側之盖生也

漬取牛肉必新殺者薄切之必絶其理湛諸美酒期朝而食之以醢若醯醷

鄭氏曰湛亦漬也

嚴陵方氏曰濆若濡肉之類醷即前所言飲之醷

山隂陸氏曰期朝猶言期年朞月期年謂周一年朞月謂周一月期朝謂周一朝

為𤍠捶之去其皽編萑布牛肉焉屑桂與薑以灑諸上而鹽之乾而食之施羊亦如之施麋施鹿施麕皆如牛羊欲濡肉則釋而煎之以醢欲乾肉則捶而食之

鄭氏曰𤍠於火上為之也今之火脯似矣欲濡欲乾自由人也醢或為醯此七者周禮八珍其一肝膋是

也

孔氏曰此論作糝之法於牛有如上所陳若施設於羊亦如牛也食糝之時唯人所欲若得濡肉則以水潤釋而煎之以醢也七謂一淳熬二淳毋三四炮取豚若牂五擣珍六漬七熬其一肝膋則此糝下肝膋也但記文不依次故於糝下陳之

嚴陵方氏曰曲禮言濡肉齒決蓋由制造之異故食之不得不異也

山陰陸氏曰不與糜康麿同曰如之異言羊也

糝取牛羊豕之肉三如一小切之與稻米稻米二肉一合以為餌煎之

鄭氏曰此周禮糝食也

孔氏曰周禮醢人云羞豆之實酏食糝食三如一謂取牛羊豕之肉等分如一稻米二肉一者謂二分稻米一分肉也

山陰陸氏曰三如一不異言牛同是三牲之一施之

也

肝膋取狗肝一幪之以其膋濡炙之舉燋其膋不蓼取稻米舉糔溲之小切狼臅膏以與稻米為酏

鄭氏曰膋腸閒脂舉或為巨狼臅膏臆中膏也以煎稻米此周禮酏食也酏當從餰

孔氏曰舉皆也謂炙膋皆燋也酏是粥非是膏煎稻米故改酏從餰也

山陰陸氏曰珍用八物其為品六一曰擣二曰漬三

曰熬四曰糝五曰肝膋六曰酏言為熬在上言為酏在下熬隆於用火言為稻粉在上亦以此周官糝食即此糝酏食即此酏三相參為糝所謂稻米二肉一合以為餌煎之是也兩相差池為酏所謂小切狼臅膏以與稻米為酏是也然則淳熬淳毋所謂糗餌粉餈是歟其謂之淳亦珍也然進於珍矣凡物以淳為珍此篇上言養老繼之以此蓋珍宜以養老文王世子曰適饌省醴養老之珍具

禮始於謹夫婦為宮室辨外內男子居外女子居內深宮固門閽寺守之男不入女不出

鄭氏曰閽掌守中門之禁也寺掌內人之禁令也

孔氏曰自此至當夕一節論夫婦男女及內外之別又明妾與適妻尊卑相降之等

長樂劉氏曰凡禮者為人倫而設也人倫之禮始於謹夫婦焉易稱家人女正位乎內男正位乎外男女正天地之大義也家人有嚴君焉父母之謂也父父

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婦婦而家道正正家而天下定矣又曰閑有家悔亡象曰閑有家志未變也然則夫婦之禮不謹不敬家道莫可得而正也家人之事不閑以防之於細微之初不剛以正之於未然之始則其悔咎不可追矣故用剛明閑於細微之始豈徒克有厳家而悔又亡焉是禮也禁於將然故曰志未變也此所以必為宮室先辨内外男子居外女子居内各正其德業也宮不深則内外之聲可通門不固則

出入之禁可踰閽寺守之不嫌於處內也故男非其時不入女非其禮不出皆所以為天下之內則也

嚴陵方氏曰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故禮始於謹夫婦易基乾坤詩首關雎皆始於謹夫婦之意也謹夫婦故為宫室以居之辨外內以防之男子居外女子居內隂陽之分也深宫則外人不得而入固門則強者不得而啓

男女不同椸枷不敢縣於夫之楎椸不敢藏於夫之篋

笥不敢共湢浴夫不在斂枕篋簟席襡器而藏之少事長賤事貴咸如之夫婦之禮唯及七十同藏無閒

鄭氏曰竿謂之椸楎杙也夫不在斂枕篋等藏之不敢褻也咸皆也夫婦七十同藏無閒衰老無嫌及猶至也

孔氏曰爾雅釋宮云在牆者謂之楎郭璞引禮云不敢縣於夫之楎椸直曰楎横曰椸楎椸是同類之物横者曰椸則以竿為之夫婦唯至七十同處居藏無

所閒別衰老無嫌疑故也

長樂劉氏曰婦正其德於内則夫之德正於外從可知也夫婦謹敬則家道由之莫敢不化也故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婦婦者莫非出於謹敬也而况少事乎長賤事乎貴其敢不敬哉夫婦之禮唯七十同藏無閒夫婦雖未七十同藏未有可嫌者聖人制禮以為天下之内則也夫婦必如此者以為男女内外之禮敬則為先焉夫婦身先於上則男女力行於下

以無嫌正有嫌也用有情之難行正人情之易制也

山陰陸氏曰枕有篋簟席有襡皆器而藏之不言枕

言枕篋不言席言簟席襡嫌瀆也即父母舅姑不嫌

慶源輔氏曰器而藏之謂藏之於器藏之於器則畏

瀆之甚也少事長賤事貴雖曰皆如之然有異焉記

者之辭不謹也案篇首子婦之禮可知

故妾雖老年未滿五十必與五日之御將御者齊漱澣

慎衣服櫛縰笄總角拂髦衿纓綦屨雖婢妾衣服飲食

必後長者妻不在妾御莫敢當夕

鄭氏曰五十始衰不能孕也妾閉房不復出御御謂侍夜勸息也五日一御諸侯制也諸侯取九女姪娣兩兩而御則三日也次兩媵則四日也次夫人專夜則五日也天子十五日乃一御將御者其往如朝也角衍字也拂髦或爲縿髦也雖婢妾衣服飲食必後長者人貴賤不可以無禮也妻不在妾御莫敢當夕

辟女君之御日也

孔氏曰此經據妾言之然則妻雖五十以上猶得與也夫人及二媵各有姪娣凡六人故三日也天子御法案九嬪註云女御八十一人當九夕世婦二十七人當三夕九嬪九人當一夕三夫人當一夕后當一夕十五日徧妻不在謂卿大夫以下故註云女君大夫一妻二妾則三日御徧士一妻一妾則二日御徧妾常避女君之御日非但不敢當女君之御日縱令自當君之御日猶不敢當夕而往故詩小星云肅肅

宵征夙夜在公註引此云凡妾御於君不當夕是也
嚴陵方氏曰將御者必齋潄澣者則所以致潔敬也
婢妾衣服飲食必後長者蓋不以賤廢尊卑上下之
道故也妻不在妾御莫敢當夕者所以避上僭之嫌
也
山陰陸氏曰鬠用組乃笄又曰鬠笄用桑長四寸鬠
非衍字總角拂髦女未笄之飾今服以御言若未足
以當君子也故邦君之妻自稱曰小童莫敢當夕謂

莫敢進御鄭氏曰避女君之御日非是詩曰肅肅宵征抱衾與裯實命不猶則凡妾御不當夕其當夕夫人之惠也又曰五日為期六日不詹則男子婦人五日一御亦衛生之經不得如鄭説女御及后十五日而御

慶源輔氏曰故妾必與五日之御其心之厚可知已彼有棄舊室戀新婚與華落色衰復相棄背者亦獨何哉老謂色衰也將御者齊漱以至綦屨慎衣服必

以禮不敢以靡麗求寵也詳是篇之旨其徃如朝敬之至也豈有爭妬之心雖娣妾衣服飲食必後長者因上慎衣服遂言雖賤不可以廢禮也

妻將生子及月辰居側室夫使人日再問之作而自問之妻不敢見使姆衣服而對至于子生夫復使人日再問之夫齊則不入側室之門子生男子設弧於門左女子設帨於門右三日始負子男射女否

鄭氏曰側室謂夫之室次燕寢也作有感動也夫齊

則不入側室之門若始時使人問也弧者示有事於武悅者事人之佩巾表男女也始有事也負之謂抱之而使鄉前也

孔氏曰從此以下終篇末論國君以下至庶人生子之禮及適庶羞別妻妾異等所生男女養教之法此經則明大夫以下未生子之前夫問之宜及生子設弧矢之法及月辰謂生月之辰初朔之日也正寢之室在前燕寢在後側室夫次燕寢在燕寢之旁故謂

之側室妻居側室則妾亦當然故春秋傳云趙有側室曰穿是妾之子也生子不於夫正室及妻之燕寢必於側室者以正室燕寢尊故也

慶源輔氏曰當産而避燕寢居側室其自斂戢者至矣豈復有驕其夫之意哉夫使人日再問之者愛而不失於狎敬而不失於疏孔氏引春秋傳非側室自是妾之常居妻不敢見雖病不敢忘禮使姆衣服而對雖遽不敢失禮夫之於妻其恩至矣至於齊則不

以恩掩義三日負子男射女否教以行矣敬之至也
如是而長男不武女不順可以無憾已
山陰陸氏曰言衣服則姆代服其服以對𭔃設帨知
有酒食之事而已
嚴陵方氏曰設弧於門左左者天道所尊設帨於門
右右者地道所尊必曰設者方男女之生其於弧帨
有可用之道而未能有用之實也古之人重男女之
生又重男女之别非特見於弧帨而已男則寢於牀

之尊女則寢於地之卑其衣之也男以晝服之裳女以夜服之裼其弄之也男以所有事之璋女以所有事之瓦

國君世子生告于君接以大牢宰掌具三日卜士負之吉者宿齋朝服寢門外詩負之射人以桑弧蓬矢六射天地四方保受乃負之宰醴負子賜之束帛卜士之妻大夫之妾使食子

鄭氏曰接讀為捷捷勝也謂食其母使補虛強氣也

詩之言承也桑弧蓬矢本太古也天地四方男子所有事也保保母保受乃負之代士也醴當為禮聲之誤也禮以一獻之禮賜之束帛酬之以幣也士妻大夫之妾時自有子使之食子不使君妾適妾有敵義不相褻以勞辱事也

孔氏曰此一經論國君世子生及三日負子及食之法婦人初產必困病虛羸故接以太牢詩者持也以手承下而維持抱負之桑蓬皆質素之物故知本太

古也男子上事天下事地旁禦四方之難故云所有事然射禮唯四矢者謂天地非射事所及唯禦四方故止四矢蓬是禦亂之草桑衆木之本也賜之束帛約士昬禮禮賔酬幣之法士負子故還用士禮案王氏曰接以大牢者謂接待夫人以大牢皇氏曰士之妻大夫之妾者隨課用一人故桓六年左傳云卜士負之士妻食之不云有大夫妾文略也

長樂劉氏曰接者繼續之謂也諸侯有國家社稷宗

廟人民其傳且付事任靡輕夫人始生世子乃有繼續之道故接引其子裨有立志而禮用大牢也母方生子分血泒氣未可以興而男子之生必於丈夫之手所以卜求吉士負之以行接子之禮乃俾射人桑弧蓬矢射天地四方者明其傳先王之道承祖父之付必有德政以達乎天地四方是假桑蓬以申其志焉

嚴陵方氏曰接以大牢者以大牢之禮接見其子也

掌具則其設禮之具也卜士之明詩者將使負子下言詩負之是矣必使明詩者負子則期於能言故也明詩者謂之詩猶明易者謂之易祭義言易抱龜南面是矣既得吉卜然後宿齋朝服負之則敬之至也射人則使之代射天地四方也保受乃負之則受其子於士乃負之也蓋士之負子特為斯須之禮而已宰既掌具故以醴禮其負子之士仍賜束帛以酬之也使食之者食則乳之也夫射之為道此男子之所

當為者故士使之射不能則辭以疾方子之生則使人弢之以射且示其有志然桑非弓幹之上者蓬非矢材之勁者然則桑蓬取其用之義以見雖有其志未備其事而成人有漸也

山陰陸氏曰接讀如字書曰接下思恭詩負之猶將牲受嘏詞曰詩懷之也詩曰乃生男子載寢之牀載衣之裳載弄之璋其泣喤喤朱芾斯皇室家君王此豈所謂其詩與醴讀如字醴以禮之冠禮曰乃醴賔

一獻之禮嬰兒多類乳母則嬰兒以乳轉者有矣又大任之母丈王也目不視惡色耳不聽惡聲以為古之胎教者皆如此則食母豈可以不擇哉

慶源輔氏曰大牢牲之大也大宰官之尊也所以重世子也據下凡接子可知士之負子斯須而已必醴而賜之者所重在子也醴士而不及射人士負我者也射人我所使也固不可同矣諸母則擇之乳母則卜之者豈非情性之發尚猶可見而氣血之相宜有

不可知者邪

禮記集說卷七十一

禮記集說卷七十二

宋 衛湜 撰

凡接子擇日冢子則大牢庶人特豚士特豕大夫少牢國君世子大牢其非冢子則皆降一等

鄭氏曰凡接子擇日雖三日之内尊卑必皆選其吉焉冢子天子世子也冢大也冢子猶言長子通於下也庶人至國君世子皆謂長子非冢子謂冢子之弟及衆妾之子生也天子諸侯少牢大夫特豕士特豚

庶人猶特豚也

孔氏曰此一節論國君以下至庶人以上接子牲牢之異并適庶不同下云國君世子大牢故知上冢子謂天子世子也喪服父為長子是上下通稱長子故鄭云通於下謂通庶人士大夫也士特豚則庶人全應無牲禮窮故與士同用豚也

嚴陵方氏曰擇日卜日也卜而擇之故也

山陰陸氏曰據上㨾食自諸侯以下至於庶人無等

應云諸侯世子據上庶人特豚應云國君大牢今曰國君世子大牢爲其接以大牢同於王也是以盛言之盡其辭焉耳且言冢子則大牢庶人特豚士特豕大夫少牢國君世子大牢推國君而遠之使不偪上也又以著自庶人積隆至是窮矣蓋禮窮則同此皆言之法也

慶源輔氏曰父子之氣未甞不相接也生三日而又以禮接之於是爲至

異為孺子室於宫中擇於諸母與可者必求其寛裕慈惠温良恭敬慎而寡言者使為子師其次為慈母其次為保母皆居子室他人無事不往

鄭氏曰異為孺子室於宫中者特埽一處以處之諸母衆妾也可者傅御之屬也子師教示以善道者慈母知其嗜欲者保母安其居處者士妻食乳之而已此人君養子之禮也他人無事不往為兒精氣微弱將驚動也

孔氏曰此一節謂三日負子之後三月名子之前諸侯養子選擇諸母及養子之法此文雖據諸侯其實亦兼大夫士也但士不具三母耳大夫以上則具三母故喪服小功章中君子為庶母慈已者鄭註引此三母獨言慈母舉中以見上下是知大夫有三母也為之服小功若諸侯之子三母則不服也此雖在三月之前其實三月之後養子亦當然也

長樂劉氏曰寛則容德固多裕則臨事不撓慈則仁

性豐盈惠則恩意浹洽溫則言動粹和良則心意純淑恭則容止必莊敬則誠明弗散具此八善而加之以畏慎將之以寡言婦人之全德也然後可以為子之師焉若夫愛子以德時其志意體其寒溫察其好惡相其寢興順其長育者慈母之職也保護其身衛養其氣時其衣服節其飲食侍其寢寐防其疾苦而專司負之者保母之職也夫世子國之根本生靈休戚之所繫也弗正厥始用基德善則比於匪人終戕

其性矣孔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弗淑其習烏能
正厥性俾近於聖賢哉先王制禮慎乎微也乃及於
是知所務矣三代所以世有賢君繼繼承承於萬世
作民父母以建皇極者豈無所自哉
嚴陵方氏曰諸母與曲禮不漱裳之諸母同擇於諸
母將使之為子師也雖非諸母而其德如下所言可
以為人師者亦擇之故曰與可者
山陰陸氏曰孺子幼弱須人以成之時也於是擇師

傅焉書曰孺子其朋其往正言孺子以此此三母猶三師也言慈母以知師之為嚴言保母以知慈之為傅

慶源輔氏曰異為孺子室於宮中則其視者不雜矣又使寡言者傅之則其聽者不雜矣書曰敬敷五教在寛是教人者當以寛裕為先也況於保孺子乎慈惠則有以愛其生温良則其氣質之移之也易恭敬則其情性之感之也深有是衆德而又能慎而寡言

焉然後以之為子師愼則其心一而不分寡言則其行敏而不躁師保孺子者尤其宜也愼則言語自寡

三月之末擇日翦髮為鬌男角女羈否則男左女右是日也妻以子見於父貴人則為衣服由命士以下皆漱澣男女夙興沐浴衣服具視朔食夫入門升自阼階立于阼西鄉妻抱子出自房當楣立東面

鄭氏曰鬌所遺髮也夾囟曰角午達曰羈貴人大夫以上也由自也朔食天子大牢諸侯少牢大夫特豕

士特豚也夫入門者入側室之門也大夫以下見子就側室見妾子於内寢避人君也

孔氏曰自此至如養禮一節明三月之末卿大夫以下名子之法又書名藏之州府妻遂適寢夫入與妻餕食之事三月翦髮所留不翦者謂之鬌囟者是首腦之上縫故說文云十其字象小兒腦不合也夾囟兩旁當角之處留髮不翦曰角午達者案儀禮云度尺而午註云一縱一横曰午今女翦髮留其頂上縱

横各一相交通達故云午達不如兩角相對但縱横各一在頂上故曰羈羈者隻也上文云妻將生子居側室則知此夫入門即入側室之門亦南鄉故有阼階西階也但卿大夫之室唯有東房妻抱子出東房當楣東面立與夫相對也人君則見適子於路寢見庶子於側室並見下文然大夫見妾子於内寢諸侯見妾子於側室何以下文適子庶子見於外寢註云此適子謂世子弟也庶子妾子也外寢君燕寢也則

是人君見妾子於外寢不在側室也蓋人君世子之弟見於外寢也妾子見於側室但庶子撫首咳而名之與世子弟同故連文云見於外寢其實在側室也

嚴陵方氏曰角則相對以其耦也羈則相午以其奇也揚雄所謂羈角之哺果而啗之是矣或男耦而女奇取陰陽之相須也或男左而女右取陰陽之相類也

慶源輔氏曰男女初生羈角左右其辨也如此則知

男女之別無非自然之理豈特以末流之害然後制
禮以別之邪
山陰陸氏曰上言特豚特豕少牢大牢此言具視朔
食亦相備也接子進於見子一等則其衣服進可知
若國君世子大牢以冕服接之歟
姆先相曰母某敢用時日祇見孺子夫對曰欽有帥父
執子之右手咳而名之妻對曰記有成遂左還授師子
師辯告諸婦諸母名妻遂適寢

鄭氏曰某妻姓若言姜氏也祗敬也或作振欽亦敬也帥循也欽有帥言教之敬使有循也執右手明將授之事也記有成者記猶識也識夫之言使有成也師子師也後告諸母若名成於尊適寢復夫之燕寢

孔氏曰此一節論母以子見父及父名子妻遂適寢之事妻既抱子當楣東面而立傅姆在母之前而相佐其辭孺稚也謂恭敬奉見稚子夫對妻言當教之令其恭敬使循善道對訖以一手執子右手以一手

承子之咳而名之妻對夫云當記識夫言教之使有成就對訖遂左鄉迴還轉身西南以子授師也諸婦謂同族卑者之妻諸母同族尊者之妻後告諸母欲名成於尊也
嚴陵方氏曰夫曰欽有師者欲其師教而不敢怠也妻曰記有成者欲其成身而不敢忘也執其右手則期其力事也左還授師則順其陽道也孩子以咳之則笑故謂之孩咳而名之則若笑而受其名

山陰陸氏曰咉而名之待之若有識焉咉始誰之時也夫對曰欽當有以帥之妻對曰記當有以成之帥之者父道也成之者母道也妻言遂適寢妾言遂入御妻言夫入食如養禮妾言禮之如始入室妻之辭莊妾之辭瀆言之法也

慶源輔氏曰姆先相曰敢用時日祗見孺子夫婦之禮嚴矣夫對曰欽有帥妻對曰記有成夫婦之義一矣姆先相者妻既抱子當楣東面而立傅姆在母之

前而相佐其辭也

夫告宰名宰辯告諸男名書曰某年某月某日某生而藏之宰告閭史閭史書為二其一藏諸閭府其一獻諸州史州史獻諸州伯州伯命藏諸州府夫入食如養禮

鄭氏曰宰謂屬吏也春秋書桓六年九月丁卯子同生四閭為族族百家也閭胥中士一人五黨為州州二千五百家也州長中大夫一人皆有屬吏獻猶言也夫入巳見子入室也其與妻食如婦始饋舅姑之

禮也

孔氏曰此經謂卿大夫以下故以名徧告同宗諸男也若諸侯既絶宗則不告諸男也此舉諸男是卑者卑者尚告則告諸父可知書名而藏之謂以簡策書子名而藏之家之書府此據卿大夫以下而引春秋者欲證名子生年月日之事也鄭云四閭為族以下皆周禮地官文閭之屬吏則有閭史州之屬吏則有州史州伯則州長州府是州長之府藏夫入從側室

入正室也案士昏禮婦盥饋舅姑特豚合升側載右胖載之舅俎左胖載之姑俎大夫以上則無文鄭知如婦始饋舅姑者以下文云妾生子及三月之末見子之禮如始入室明知此如養禮如始入室養舅姑之禮也

嚴陵方氏曰名則辯告之以示於衆書則藏之以傳於久則以男子者人之所貴重故也若華封人之祝堯以是而已

山陰陸氏曰據此閭有府史州亦有府史而周官不言閭胥州長鄉遂之官也其府史胥徒王以委之然則出使長之其猶出封歟

世子生則君沐浴朝服夫人亦如之皆立于阼階西鄉世婦抱子升自西階君名之乃降

鄭氏曰子升自西階則人君見世子於路寢也見妾子就側室凡子生皆就側室諸侯夫人朝於君次而褖衣也

孔氏曰此一節明人君見世子及適庶之禮案內司服註云后六服后從王祭先王則服褘衣祭先公則服揄翟祭羣小祀則服闕翟鞠衣黃桑服也展衣以禮見王及賓客禒衣御於王之服諸侯夫人以下所得之服各如王后之服則夫人亦如王后也此既在路寢與君同著朝服則是以禮見君合服展衣註云次而禒衣者此謂見子見子若訖則當進入君寢侍御於君故服進御之服次者首飾次第髮爲之則少

牢禮髮鬄是也鄭註云古者或剔賤者刑者之髮為之

山陰陸氏曰不言三月之末嬂綏不言執其右手咳而名之嬂慢皆非所以言世子故也上下比義使從可知已

適子庶子見於外寢撫其首咳而名之禮帥初無辭

鄭氏曰適子謂世子弟也庶子妾子也外寢君燕寢也無辭辭者謂欽有帥記有成也

孔氏曰此一節明人君見世子弟及妾子之禮適子謂太子之弟見於外寢庶子則見於側室但撫首咳名無辭之事與世子之弟同故與適子連文同云見於外寢其實庶子見於側室也帥循也初謂前文世子生見於路寢君夫人皆西鄉言見適子庶子威儀依循初世子之法但無勑戒之辭然夫人所生之子容可如世子見禮若妾之見子則不得與夫人同當與卿大夫之妻見適子同但不親抱子耳案前世子生

君名之乃降亦無辭也而云適子庶子無辭者以前文卿大夫妻見適子之時既有父執右手咳而名之及戒告之辭故於世子之禮略而不言其實世子亦執右手咳而名之及戒告也故鄭引前文卿大夫見子之辭而言之也

嚴陵方氏曰適子庶子止見於外寢則世子見於路寢可知

山陰陸氏曰內寢適寢也外寢路寢也據喪大記君

夫人卒於路寢大夫世婦卒於適寢鄭氏謂外寢燕寢也非是

凡名子不以日月不以國不以隱疾大夫士之子不敢與世子同名

鄭氏曰不以日月不以國終使易諱不以隱疾諱衣中之疾難為醫也不敢與世子同名尊世子也其先世子生亦勿為改

孔氏曰此一節論名子之法尊卑上下同有諱避大

夫士之名子當辟世子之名案春秋衛襄公名惡其大夫有齊惡齊惡先衛侯生故與衛侯同名故鄭知先生者不改也

馬氏曰穀梁傳曰衛侯惡又有衛齊惡此何為君臣同名也君子不奪人名不奪人親之所名重其所從來也故大夫士之子不敢與世子同名則君臣不同名矣至於為臣而與君同名則特稱字而已

山陰陸氏曰名子不以日月不以國不以隱疾正也

其又致曲則不以山川曲禮是也其又加詳焉則不以官不以畜牲不以器幣春秋是也不言日月其辟之如此則不以日月不疑曲禮先不以國以著國君名之如此內則蒙上國君不疑故以敘言之若不以山川而仲尼名丘則凡所謂不以名子者國君之禮也故曰以官則廢職以山川則廢主以畜牲則廢祀以器幣則廢禮晉以僖侯廢司徒宋以武公廢司空先君獻武廢二山

妾將生子及月辰夫使人日一問之子生三月之末漱澣夙齋見於内寢禮之如始入室君已食徹焉使之特餕遂入御

鄭氏曰内寢適妻寢也禮謂已見子夫食而使獨餕也如始入室始來嫁時妾餕夫婦之餘亦如之既見子可以御此謂大夫士之妾也凡妾稱夫曰君

孔氏曰此一節論大夫妾生子之禮異於適子之法也君謂夫也妾賤故謂夫為君宮室之制前有路寢

次有君燕寢次夫人正寢卿大夫以下前有適室次有燕寢次有適妻之寢但夫之燕寢對夫人及適妻之寢及側室爲在外故鄭前註云外寢君燕寢也此經稱内寢知是適妻寢也案昏禮夫婦同牢之後媵餕夫餘御餕婦餘彼謂正妻若妾初嫁始來夫婦共食初來之妾特餕其餘今妾已見子夫婦共食今生子之妾特餕其餘亦如始來時也前文大夫妻見子之後遂適夫寢未即進御後云夫入食如養禮乃始

進御此文云見子遂入御故鄭知大夫士之妾異正妻也

嚴陵方氏曰使之特餕則私之而已以其賤故也

山陰陸氏曰此言漱澣夙齊不言沐浴朝服相備也夙齊言昔朝服言今

慶源輔氏曰妾生子而禮之如始入室所以使之知大分已定於其初矣特餕所以寵之然其分不可得而易也

公庶子生就側室三月之末其母沐浴朝服見於君擯者以其子見君所有賜君名之衆子則使有司名之

鄭氏曰擯者傅姆之屬也人君尊雖妾不抱子有賜於君有恩惠也有司臣有事者也

孔氏曰此一經明君庶子生及三月見父異於世子之禮前文已云適子庶子見於外寢異於世子今此更重出者以前文庶子與適子連文恐事事皆同適子故以此經特見庶子之法案前註云凡子生皆就

側室今特舉庶子則世子可知也生子之妾君所特有恩賜偏所愛幸君則自名其子故曰君名之衆子謂衆妾之子不特寵御則使有司以名其子也其母朝服見於君故擯者抱子

嚴陵方氏曰公庶子即前所言見於外寢者是也此申明言之耳

山陰陸氏曰庶子言就側室則世子不就側室可知其母沐浴朝服則君不沐浴朝服可知據世子生則

君沐浴朝服夫人亦如之經有世子有適子有庶子有衆子適子世子之母弟也衆子庶子之弟

庶人無側室者及月辰夫出居羣室其問之也與子見父之禮無以異也

鄭氏曰夫雖辟之至問妻及見子之禮同也庶人或無妾

孔氏曰庶人無側室故夫出辟之若有側室則妻在側室夫自居正寢不須出居羣室也其問之與卿大

夫士同也

嚴陵方氏曰庶人或無妾故有無側室者羣室則固無定所矣凡此以庶人之賤故其禮略也

凡父在孫見於祖祖亦名之禮如子見父無辭

鄭氏曰見子於祖家統於尊也父在則無辭有適子者無適孫與見庶子同也父卒而有適孫則有辭與見冢子同父雖卒而庶孫猶無辭也

孔氏曰此一節論孫見祖之禮卿大夫以下之事父

之於子有傳重之事故有告戒之辭今孫見於祖適子既在其孫猶為庶孫且隔於父無所傳重故與見庶子同無辭者也若所生適子其父既卒則適孫與冢子相似當有辭若庶孫父雖卒見祖亦無辭也

嚴陵方氏曰父在謂祖在也據子之父稱之故曰父爾以祖名之而不以父者家事統於尊故也

食子者三年而出見於公宮則劬大夫之子有食母士之妻自養其子

鄭氏曰士妻大夫之妾食國君之子三年出歸其家君有以勞賜之劬勞也大夫之妻之子食母選於傅御之中喪服所謂乳母也士之妻賤不敢使人

孔氏曰此一節論國君以下及大夫士適妻養子之人尊卑有別

山陰陸氏曰不言寢不言君所燕褻也

慶源輔氏曰劬母道也勞不足以盡之詩云母氏劬勞

由命士以上及大夫之子旬而見冢子未食而見必執其右手適子庶子已食而見必循其首

鄭氏曰旬當為均聲之誤也有時適妾同時生子子均而見者以生先後見之既見乃食亦辟人君也冢子未食而見適子與庶子已食而見急正緩庶之義也此謂天子諸侯尊别世子雖同而毋禮則異矣

孔氏曰此一節論大夫及命士適妻與妾同時生子見之先後差異之别并明天子諸侯見冢子及適庶

緩急之儀旬者均也謂大夫命士適妾生子皆以未
食之前均齊見又先生者先見後生者後見雖見有
先後同是未食之前故鄭云均而見冢子以下鄭知
是天子諸侯者以上文命士以上及大夫之子適庶
均見此則有食前食後見之不同又前文云世子生
其次適庶見於外寢是國君之禮此經亦云適子庶
子故知是天子諸侯也未食謂未與后夫人禮食而
先見冢子是急於正也先與后夫人禮食之後然後

始見適子庶子是緩於庶也
嚴陵方氏曰生子則必有食禮大夫士之子則旬而見天子諸侯之子則有未食已食之别者詳於貴略於賤故也
山陰陸氏曰言子既見之後凡旬一見冢子則未食而見適子庶子則食而後見此急正緩庶之義也執而見之者待之若與已等冢子故也其名之也如此
新安朱氏曰此說疑鄭失之旬如字謂十日也别記

異聞或不待三月也承記大夫禮而又别其冢適庶子之異同冢子之禮仍與前章同唯適子庶子為異耳

子能食食教以右手能言男唯女俞男鞶革女鞶絲

鄭氏曰俞然也鞶小囊盛帨巾者男用韋女用繒有飾縁之則是鞶裂與詩云垂帶而厲紀子帛名裂繻字雖文異意實同也

孔氏曰此一節論男女自幼少教之之事男女鞶囊

之外更有緇帛之物緣而飾之則是春秋桓二年所稱鞶裂者與案傳作鞶厲此註云鞶裂其義同也

嚴陵方氏曰教以右手則取其強是男女所同也

長樂陳氏曰古者革帶大帶皆謂之鞶內則所謂男鞶革帶也春秋傳所謂鞶厲大帶也易言鞶帶揚子言鞶帨許慎服虔杜預之徒皆以鞶為帶鄭獨以男鞶革為盛帨之囊誤也詩言垂帶而厲毛萇杜預之徒皆以厲為帶之垂者鄭獨以而厲為如裂亦誤

六年教之數與方名七年男女不同席不共食八年出入門户及即席飲食必後長者始教之讓九年教之數日十年出就外傅居宿於外學書計衣不帛襦袴禮帥初朝夕學幼儀請肄簡諒

鄭氏曰方名東西也不同席共食蚤其别也教之讓示以廉耻也數日朔望與六甲也外傅教學之師也不用帛為襦袴為太温傷陰氣也禮帥初遵習先日所為也肄習也諒信也請習簡謂所書篇數也請習

信謂應對之言也
孔氏曰自此至尚左手論教男子從幼及長居官至
致事之事禮師初者師循也行禮動作皆師循初日
所為學幼儀者從朝至夕學幼少奉侍長者之儀請
習學篇章簡禮及應對信實言語也
嚴陵方氏曰知方非徒知其遠近上下而已又有以
知陰陽向背之宜不同席欲其居處之異也不共食
欲其嗜欲之分也出入門户則欲其行之讓也即席

則欲其坐之讓也飲食則欲其食之讓也經曰父之齒隨行兄之齒鴈行則行固欲其讓也又曰衽席之上讓而坐下觴酒豆肉讓而受惡則坐與飲食又欲其讓矣由是推之則無所往而不讓矣天有十日故九年教之數日然日有十則先教於九年數與方皆五則後教於六年者何也蓋日陽也數與方皆陰也有乾知大始坤作成物之意十者天地陰陽生成之理備矣出就外傅曽子問所謂古者男子外有傅是

矣書即周官保氏所謂六書是也計即所謂九數是也以數必計其多少故又謂之計焉自學書計而下皆就外傳所學之事也禮帥初謂遵習先日所為而不敢變也慮其妄有所改為故也朝夕學幼儀者至此乃可以責事長之禮故也若昧爽而朝之類則朝之所當學也若日入而夕之類則夕之所當學也簡策也謂古先之事必書於策必請而後習之者則以不敢專故也

馬氏曰書文字也以竒乘耦剛柔雜比以相成故曰文以其始於一二而生之至無窮故曰字以其可以記事故曰書文言其形字言其法書言其用先王之世書止為六藝之一而以之教小學者葢書者學之所始教之於始固其所以成之也

山陰陸氏曰十年以後有學無教據六年教之數與方名八年始教之讓九年教之數日請習簡而易從諒而易知之事

橫渠張氏曰袴則今之袴也襦今之襖子也不以帛則用布也請肄簡諒則童子自請所習於長者也長者所以教者當以簡諒童子未能致文故姑教之以簡童子未能擇信故且使之守信

慶源輔氏曰方名地事也六年教數一至十也十年學計百千萬億也計者數之總也居宿於外者居日事也與燕居閒居同襦袴下服不用帛然則上衣猶用帛也禮帥初者前已教之遜讓禮之端也朝夕學

幼儀者則至是不容有暇也有暇則又請習簡諒矣十有三年學樂誦詩舞勺成童舞象學射御二十而冠始學禮可以衣裘帛舞大夏惇行孝弟博學不教內而不出

鄭氏曰先學勺後學象文武之次也成童十五以上之稱大夏樂之文武備者也內而不出謂人之謀慮也

孔氏曰勺籥也十三之時學此舞籥之文舞象謂武

舞也用干戈之小舞以年幼習文武之小舞也二十成人血氣強盛無慮傷損故可以衣裘帛大夏是禹樂禪代之後在干戈之前文武俱備故二十習之博學不教謂廣博學問不可為師教人內而不出者藴蓄其德在內而不得出言為人謀慮

河南程氏曰天下之英才不為少矣特以道學不明故不得有所成就夫古人之詩如今之歌曲雖閭里童稚皆習聞之而知其說故能興起今雖老師夙儒

尚不能曉其義況學者乎是不得興於詩也古人自
洒埽應對以至冠昬喪祭莫不有禮今皆廢壞是以
人倫不明治家無法是不得立於禮也古之人聲音
所以養其耳采色所以養其目歌詠所以養其性情
舞蹈所以養其血脉今皆無之是不得成於樂也是
以古之成材也易今之成材也難古人為學也易八
歲入小學十三入大學舞勺舞象有弦歌以養其耳
舞干羽以養其氣血其心急則佩韋緩則佩弦出入

閭里則視聽遊習與政事之施莫不由此如此則非僻之心無自而入　又曰古者家有塾黨有庠遂有序故未嘗有不入學者八歲入小學十五擇其秀者入大學不可教者歸之於農三老坐於里門出入察其長幼進退揖讓之序至於閭里鄉黨之間如三百五篇之類人人諷誦要之莫非止於禮義之言十三又使之舞象然則雖未能深知義理興起於詩其心固已善矣後世雖白首未嘗知有詩此古今異習也

以古所習安得不厚以今所習安得不惡

橫渠張氏曰古者教童子先以舞者欲柔其體也心下則氣和氣和則體柔古者教冑子必以樂欲其體和也教之舞教之樂所以欲其和學者志則欲立體則欲和二十博學無方猶知類通達

嚴陵方氏曰成童先儒謂十五以上不言十五則以所學之事不止於十五之時故也非有成人之材則不足以習武非有成物之效則不足以立物故武事

必於成童敎之且勺雖告武王之樂然以勺其道而道成於文故也象雖奏文王之樂然以象其事而事成於武故也必以告武王之樂為文者以示文之道必有武為之備也必以奏文王之樂為武者以示武之事必以文為之經也勺固成王之樂以告成大武故取義如此冠者成人之服也冠而後備服服備而後可以行禮故始學禮也孔子言立於禮成於樂此則先樂而後禮何也蓋孔子所言者禮樂之情也此

所學者禮樂之文也自情言之則禮淺而樂深自文言之則禮難而樂易此以學文為主故先其易而後其難者學記曰先其易者後其節目蓋謂是矣以其服備故可以衣裘帛舞大夏則備文武故也文王世子教文武之舞皆於夏學以是且十有三年舞勺則有文而無武成童舞象則有武而無文二十成人然後舞備文武乃其稱矣教讓於八年學幼儀於十年則孝弟之道固已知之及成人然後篤而行之以期

於熟焉孟子言幼學壯行是矣博學不教者蓋學所以為已教所以為人故博學不教內而不出者以其果足以為人故志乎內而無事乎外有所入而無所出也

山陰陸氏曰始學禮凡言始自今始爾其餘不言始有前此者矣據八年始教之讓三十而有室始理男事四十始仕有學無教聚之而已子弟之道也　又新說曰象舞文王之樂也武舞武王之樂也酌舞成

王之樂也周之武兆於文王故其樂名之曰象而詩曰肇禋維周之禎是也大於武王故其樂曰大武而詩曰勝殷遏劉耆定爾功是也成於成王故其樂名之曰酌而其序曰言能酌先祖之道以養天下是也天下之理自其成而觀之易知也故十三舞勺自其兆而觀之難知也故十五舞象大夏則舞之文武中者也有干戚有羽籥文武之道備矣故二十而後舞大夏公羊曰朱干玉戚以舞大夏八佾以舞大武記

言朱干玉戚以舞大武八佾以舞大夏其言正相反則夏有干戚可互見矣詩言籥舞笙鼓又言以籥不僭記言夏籥序興其言正相當則夏有羽籥可知矣

慶源輔氏曰十年衣不帛襦袴謂襦袴不用帛耳博學不教內而不出獨善而已獨善其身未足以善人也博學無方孫友視志取諸人以為善也取諸人以為善則善足以及人矣

三十而有室始理男事博學無方孫友視志四十始仕

方物出謀發慮道合則服從不可則去五十命為大夫服官政七十致事凡男拜尚左手

鄭氏曰室猶妻也男事受田給政役也方猶常也無方言學無常在志所好也孫順於友視其所志也物猶事也方物言常事也服官政統一官之政也七十致其事於君而告老左手陽也

孔氏曰三十丁壯受其田土供給征役始理男事孫友言孫順朋友視其志意所尚四十年壯仕官行其

常事無所譏遜出其謀計發其思慮以為國也

河南程氏曰古之為士者自十五入學至四十始仕中間自二十五年有事於學又無利可趨則其志可知此所以成德故古之人必四十乃仕然後志定業成後世立法自童稚即有汲汲利禄之誘何由向善

嚴陵方氏曰三十年為一世而男女為室有室所以傳世也傳世則有父母之道理男事者父道也博學無方繼之以孫友視志孔子言學而時習之繼之以

有朋自遠方來亦此意也孫有自卑之意書曰惟學遜志然所取之友有賢否則所存之志有遠近故以孫友而視其志也至此必視其志者以當壯而有立之時故也四十則強之時也仕則與物接而有理可言故謀不得不出有患可思故慮不得不發然謀慮豈以偽飾加之乎亦比方事物以應之而已事人之道有合則有否故有從必有去合否在彼也有命存焉從去在我也有義存焉故道合則服從不可則去

也服謂服其事從謂從君也拜尚左手尊陽道故也山陰陸氏曰方物出謀則謀不過物方物發慮則慮不過物孟子曰位卑而言高罪也此士之事也道合則服從不可則去者始仕而謀去就士之事也既仕矣有去就焉大夫之事也孟子曰立乎人之本朝而道不行恥也言服官政則與上所謂服從者異服從服而從之服而從之則有死而已士執雉是也即服官政不得其官則去大夫執鴈是也七十男子止致

事女子止嫁嫁女之終也男子如上所謂不愧於陽矣雖尚左可也女子如下所謂不愧於陰矣雖尚右可也

新安朱氏曰方物方猶比也

慶源輔氏曰子貢謂賜也何敢望回回也聞一以知十賜也聞一以知二可謂能遜友而視志矣又子游曰吾友張也為難能也然而未仁曾子曰堂堂乎張也難與並為仁矣亦然内而不出所以蓄之也孫友

視志所以證之也出謀發慮所以行之也不可則去不言不合者合在彼可在我易曰比之自內

女子十年不出姆教婉娩聽從執麻枲治絲繭織紝組紃學女事以共衣服觀於祭祀納酒漿籩豆葅醢禮相助奠

鄭氏曰不出恒居內也婉謂言語也娩之言媚也媚謂容貌也紃絛也觀於祭祀以下當及女時而知

孔氏曰自此至右手一節論女子自幼及嫁為女事

之禮案九嬪註云婦德貞順婦言辭令婦容婉娩婦功絲枲則婉娩合為婦容鄭以此上下備其四德以婉為婦言娩為婦容聽從為婦順執麻枲以為婦功組紃皆為絛紝謂繒帛或云組是綬也然則薄濶為組似繩者為紃下云十有五年而笄此觀於祭祀是未嫁之前觀看須於廟外納此酒漿籩豆菹醢之等置於神坐一納包此六事也

嚴陵方氏曰不出謂常居閨閤之内也聽則有所受

從則無所違皆女德也執麻枲則績事也治絲繭則蠶事也織以機紝以箴組紃屬凡此皆學女事以共衣服之用也觀於祭祀則欲其習熟是事故也非特觀之而已又且納酒漿籩豆葅醢等物以致其禮相助長者而奠之於神焉詩不云乎于以奠之宗室牖下誰其尸之有齊季女蓋助奠之謂也

慶源輔氏曰婉有委曲之意娩有遲緩之意聽從所謂以順為正也婦人之容德莫此為盛也執與孔子

執御之執同治有慎意安於執麻枲而慎於治絲繭夫敎也始於德容中於女工之事終於祭祀之禮婦人之事盡是矣

山陰陸氏曰詩曰綠兮絲兮女所治兮所謂治有如此者若麻枲女工之事煩縟者也是故謂之執即言觀祭祀兼納酒漿亦觀也禮相禮相者助奠助長者奠禮相以貌助奠以力

新安朱氏曰納謂奉而入之

十有五年而笄二十而嫁有故二十三年而嫁聘則為妻奔則為妾凡女拜尚右手

鄭氏曰十五而笄謂應年許嫁者女子許嫁笄而字之其未許嫁二十則笄有故謂父母之喪聘問也妻之言齊也以禮見問則得與夫敵禮妾之言接也聞彼有禮走而往焉以得接見於君子也右手陰也

孔氏曰女拜右手漢時行之也

嚴陵方氏曰三五而圓者月也故女子之年至是數

而笄笄者婦人首飾蓋成人之服也夫男子冠則有成人之禮女子笄則當許嫁之時矣然嫁止於二十娶必止於三十者陰以少為美陽以壯為強故也然經亦舉其大略耳故王氏謂女子非二十而後可嫁以為二十而不嫁則非禮男子三十而娶四十強而仕推此可知聘言由彼而問此奔言自此而趨彼拜尚右手尊陰道也

馬氏曰易曰歸妹女之終也未濟男之窮也蓋男之

窮必至於濟而女之終止於歸而已故內則男子之事必至於官女子之事則止於嫁也

江陵項氏曰鄭氏註周禮肅拜云若今婦人撎蓋古之拜如今之揖折腰而已介胄之士不拜故以肅為禮以其不可以折腰也然則其儀特斂手向身微作曲勢耳鄭氏之所謂撎蓋如此此正今時婦人揖禮也據鄭氏說則漢時婦人之拜不過如此或者乃謂自唐武氏始尊婦人不令拜伏則妄誤之甚矣周天

元時令婦人拜天臺作男子拜則雖屬俗婦人亦不作男子拜也况古者男子之拜但如今人之揖則婦人之拜安得已如今人之伏此理之必無者也大抵今之男子以古男子之拜為揖故其拜也加之以跪伏為稽顙之容今之婦人亦以古婦人之拜為揖故其拜也加之以拳曲作虛坐之勢視古已加不得為之減矣此經尚右手者特言斂手右向如孔子拱而尚右之尚非若今用手按膝作跪也男之尚左亦然

古跪自是一禮與拜與伏不相干

禮記集說卷七十二